

新自由主義論

胡秋原著



民主政治出版社

1948



2 025 6110 1

新自由主義論

胡秋原著

民主政治出版社

1948

版權不
所許翻
印

吳谷虹裝幀樊寶田校對

發行者：民主政治社	總經售者：中國文化服務社	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南京中山東路一七〇號	印刷者：中國印刷廠	南京林森路信衣廊39—41號	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定價：六元

新自由主義論

序

抗戰初起之時，我對於國家的前途，抱着莫大的樂觀；我幾乎以為，只要通過這抗戰的鍊獄，便立刻是民族的天堂。因為，我們只要好自為之，便能支持長期抗戰，而在長期抗戰中，便能改進自己，便能改獲勝利，也便能奠定現代國家的基礎。此意嘗於「中國革命根本問題」中言之。到了抗戰中途，我覺得我們許多事舉措乖方，而這原因，大抵深根於中國知識份子之過於軟弱，缺乏思想的力量和道德的勇氣；因而不能集中意志，扶持國家走上正當的前途。一切政治問題都通到思想和文化問題的。例如，在一個民族戰爭中，提高民族精神是必要的，可喜的。然如過度誇張本國的文化，是輕率的自誤。又如，對於德義一時之所向無敵，或蘇俄之強大與成功，遂謂獨裁之導師，而西方文明已趨沒落，亦是對於人類文化之趨向，缺乏正當的信，心而亦必影響自己正當的努力。所以在抗戰最艱難的歲月，我毅然以承繼中西自由思想之正統自命，寫了幾篇關於思想文化的論文，後於民國三十二年收集為「中西文化與文化復興」；在這小冊中，我想說明自由主義是人類文化之主流，而中西文化只有程度之別，並無本質之差，西方文化應該更生，然法西共產，則只是一時之逆流與偏向而已。到了勝利之前夕，我雖然沒有

放棄勝利以後國家能走入和平富強的希望，然眼見得中國民族還有很長的悲痛的歲月。尤其是中蘇條約之成立，更說明禍亂之已難於避免。這使我痛感有志於國事的人，有從頭做一個思想文化運動之必要。我雖然學問能力很淺薄，然自信對於國家有真誠與真知，不能放棄這個責任。所以抗戰一勝利，我決定沈默下來，一方面整理戰時的短文，一方面想用點氣力，寫幾本關於哲學以及中國問題的較謹嚴的著作。因為要想在思想上一點開路的工作，一定要在哲學和歷史上，下一番深厚的功夫。

然不幸戰後個人生活的擾攘，以及實際政治活動之牽扯，三年之間，這兩件工作屢起屢輟，一樣也沒有成就。只是利用開會的餘暇，以及隨時應報紙雜誌之約的短文，編成「思想道德政治」這本小書，算是我個人對於國事意見的一個輪廓。

但雖然緩慢，我並未停止我的計畫。我正在寫哲學和中國問題的書，同時，整理戰時文字，擬依類編成幾本書，或間加補充，使成系統。我想將有關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理論的文字合為「新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」一書。因篇幅稍多，暫分為二冊出版。一為新自由主義論，二為民主政治論。

本書上篇是自由主義史論。近一二年來，自由主義漸見提倡，這是可喜的事。然不知自由主義之歷史，是不能真正了解自由主義的。並且，在我看來，自由主義不是一種特定的思想，而毋寧是文化之胚胎及其本來的精神。整個人類文化可以看作是自由精神之成長。由這點點講中國思想史的人似不甚多。其實所有今古漢宋程朱陸王之發展，都表示自由精神之進步。（參看拙作「經學與理學」）講西方自由思想之發達者甚多。Locke, Beau, Roy

arton, Merz, Robinson, Bury, Van Loon 諸人之著作，早已膾炙人口；不久以前，拉斯基以及一位義大利人（適忘其名），均有關於自由主義史之專著。此文成於倉卒，只是一粗枝大葉的指南，如能有助於讀者進一步研究，則幸甚。

王陽明是孔孟以後最大的思想家。斯賓諾莎與洛克是現代文化的兩大先驅者。所以特別提出。假使我們由王陽明讀到晚明諸子再來讀斯賓諾莎和洛克，我們一定感覺是一種很自然的銜接，而中西文化幾乎沒有什麼間隔。

附錄「述學」不是詩，只是一種歌訣。對於研究思想史的人，或者有點用處。

下篇是講我自己的見解的。第一篇汎論學問之意義。第二篇略說中西文化之不同。我以為一切中國政治問題可以還原到中西文化問題。在拙作「中西文化與文化復興」中論此較詳，此文可說是其提要。第三第五兩篇論哲學歷史之關係和歷史哲學，本想寫得更系統一點，因時間來不及，係由拙作「歷史哲學概論」轉來。第四篇論新自由主義，是作者所謂新自由主義之要點，預備在「宇宙文法」中加以展開的。第六篇討論道德政治經濟之原理。第七篇討論為學態度。第八篇是一結論。這幾篇文章，最早的寫於民國二十四年，最近的寫於民國三十四年。我想用這樣幾篇文章，說明我自己思想的要領。

我相信，所謂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，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，真正說來並不矛盾，而是相通的。沒有健全的個性，便不會有健全的社會。而一個社會是否健全，亦視其是否能保障個性之發展為斷。自由云者，即是人類的知力和能力能夠普遍順利提高與發展之狀態，亦即整個人類文明文化不斷進步之意。人生之意義與目的實在於此。而學問之目的，即在於提高個性，理性以及人民的價值，促成文化之進步，以擴張人類自由之地平線。我之所謂「新自由主義」，如譯為英文，不是“Neo-Liberalism”

，而嚙作“Radical Liberalism”（澈底的自由主義），也可順便聲明一句。

聖經云：「真理使人自由」。我相信實現自由之工具，決非陰謀，暴力，以及激於意氣的狂呼怒吼，而是理性，以及根據理性的嚴肅的工作。我深知在這極端煩悶與怨憤的時代，必須是刺激性的言論才受歡迎。因此，像這本小書中平實無奇之言，不合時宜也未可知。然我相信，樸實的真理，才是達到自由彼岸之可靠的舟車。

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四日，

胡秋原記於上海。

新自由主義論

目錄

序

上篇

一、自由主義史論

二、王陽明——中國第一個民主主義者

三、斯賓諾莎與洛克——現代思想之兩先驅

附錄：述學

下篇

一、崇學尊理論

二、論中西文化

三、論哲學與歷史

四、論新自由主義

目錄

- 五、論歷史進化之原理
- 六、論道德政治與經濟
- 七、論學術上之忠恕
- 八、論今日亟需一種精神革命

自由主義史論

許多朋友問我思想之淵源。我願答道，我自信是承繼中西自由思想之正統的。也常有許多朋友談及今天中國應有一新的學想運動。我亦祇得不猶豫的答道，必須將自由主義發揮光大。今後世界一定是一新自由主義時代，而中國應為其先鋒。作此短文，略言此意。

概念

所謂自由主義，尚一意義極不確定之名詞。其在西方之一般了解，在政治上，指保守主義與共產主義以外之思想；在哲學上，指自由意志論，即承認人類及其理智乃能變更世界者。我所謂自由主義，取較廣泛之解釋。即承認人之價值，承認理性功能，主張精神自由，主張個性發展，而不以任何威權（神的權威，人的權威）有權束縛無害他人的個性，及有權強制人類之行為的思想，皆屬之。（註一）

因此我將自由主義分為三個要素，也可說是他的三個發展階段：

一、人本主義——在「此世界」，人為主人，亦為尺度。而既同為人，平等之念生焉，博愛之念生焉，人本主義必然發展為民主主義。而凡反民主者，最後必以神權為據。

二、理性主義——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者，在能合理思考，以知世界之變化，而世界之所以可知，在其有一定之法則，故可窮理為萬物主。於是數理明焉，科學工藝興焉。凡反理性者，最後必反科學，或以偽科學自昏其腦，如納粹。

三、進化主義——在無生世界，僅有循環，而有生之物，則有進化。人類因智性日進，尤能進化無窮，以成循環之宿命。於是希望之念生焉，樂觀奮鬥之念生焉。凡反進化之思想，必流於廉價之現實主義與虛無主義。

總之，自由主義肯定人力偉大與個性及理性尊嚴。他反對特權，主張平等，主張不斷改革，以實現一個基於理性的社會，基於合作與同意的社會。因此，自由主義必然主張寬容，反對獨斷。他是民主政治的精神基礎，也是一切科學和改革之先導。

整個人類歷史是人類爭自由的歷史。以求由自然和人為的各種束縛，獲得解放。故人類愛生之意志，即由主義種子。人類之文明史，實為自由主義史。世界自由思想，一源於周代，一源於希臘。在中國之自由主義發展中，人本主義甚發達，唯理性主義及進化主義僅稍有其緒。西方之自由思想，在文藝復興以前，未嘗進步於中國。唯自此而後，人本，理性，進化之義大明，乃有科學，民主政治，股份公司，汽力、電力、內燃機及原子炸彈。

近百年來，因東方之衰落，使西方利令智昏，因而自由思想，在歐洲頗見衰沈，以致第一次大戰後獨裁主義興起。唯新大陸則見自由主義發展之機運。故電力、內燃機、飛機、原子炸彈之發明於美國，並非偶然之事。唯自由始能創造。故四大自由與原子彈，實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也。

西方自由思想之發達

古代

希臘是西方自由思想的發祥地。在許多先驅者中，我們應數及色諾芬，赫拉克利圖，德莫克利圖，以及哲人派中的普羅塔哥拉。他們提倡人本主義，並以理性態度觀察宇宙。稍後有蘇格拉底（紀元前三九九年死），他以生命擁護思想自由。而他的學生柏拉圖（紀元前三四七死）以其光彩之筆，確立現代哲學之最初骨幹。他將理性放在最高的位置。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（紀元前三二二死）對於古代思想作了光榮的結束，也同樣表示對於自由思想對於客觀世界研究的熱心。後來苦行派快樂派以及懷疑派，都在自由思想史上，留下巨大的足跡，表示對宗教的反抗。唯懷疑派亦多少為神祕主義開門。

羅馬人不是思想的天才。然紀元前一世紀有魯克列以其詩才歌唱快樂之歌，而紀元二世紀希臘人盧相又以詩歌

嘲笑宇宙之神權。魏吉爾，西塞洛，塞內加，普利尼，普魯塔克，塔西佗（約一一七死）等，大體承繼希臘的傳統。然政治的集權與腐敗，毀滅了羅馬的生機，招來蠻族的入侵。

中世

在羅馬腐敗崩潰的時候，神祕的新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大體上同時興起。一世紀末，羅馬政府迫害基督教。究竟是基督教本不容忍異端還是受迫害而反動，總之，在君士坦丁（三〇六——三三七）定為國教之後，基督教對於非基督教思想，採取抑壓的政策。二百年後最後一個雅典學校亦被封閉。因蠻族入侵及其基督教化，一千年間，歐洲是封建的教權的時代。而懲害異端的野蠻辦法，直到十八世紀還繼續於歐洲。故西方之自由思想，首即以基督教權與神學為對象而奮鬥。

奧古斯丁（四三〇年死）建立了基督教和迫害異端的理論根據。所謂迫害，是頗殘酷的。如十二世紀末法國南部郎古德地方因信異端，所有男女老幼皆焚死。十三世紀勃魯格皇位哥九世成立異端審問制度，對犯者處死沒產，而火焚尤為通常刑罰。十六世紀英王亨利第八還使用水煮之刑。這如吉朋所說，是以殘忍保障胡說。而這些方法，也為其他歐洲其他刑事裁判使用，惡風直至十八世紀之末。

神學只許信仰，反對用思和科學。由奧古斯丁到路德都反對醫學，以疾病實由於魔鬼。十三——十五世紀教會剷除巫術，連化學也被認為巫術。十三世紀一個正宗的科學家羅傑培根（一二九四死），亦因研究科學受長期監禁。

理性之光，實由猶太與阿拉伯人開始。他們由古代希臘汲取自由的靈感。十二世紀亞拉伯學者亞維羅士（Averroes, 一一九八死）研究亞理士多德，提倡信仰與理性可以併存。還有許多猶太思想家研究古代文獻，表現同一傾向。這些學說流入歐洲，刺激了學究哲學的興起。南義亞奎那斯（一二七四死）盡力使亞理士多德和基督教結合。於是唯名論興起。以個體為實在的唯名論，是個性主義之再萌芽，亦即自由主義之再萌芽。

復興與改革

到了十四五世紀，在古學復興名義之下，有一種個人自覺的光明。當時研究古典文學的人，自稱人本主義者。這人本主義，是希臘精神和自由主義之復活。人本主義者是愛國者，現世主義者。他們因為還未成熟，乃由古代借精神的武裝。他們與中世人有兩個最大的不同：第一，他們如古希臘哲人一樣，相信人爲萬物之尺度。第二，他們重視理性，因此反對封建的人身隸屬和宗教的威權。人本精神和理性精神，是自由主義的血和肉。中世思想之主要特徵，是服從權威。首先是教會的權威，其次教會所贊助的一切之權威。感謝理性的光明，文藝復興期的人類由傳統的威權解放，造成才智煥發的時代。所有近世文明和科學無非是理性精神之自然產物。但丁（一三二一死），達文西（一五一九死），伊拉斯木（一五三六死），蒙丹（一五九二死），這些偉大的名字，都是人本主義的戰士。然而，自由主義成果的確保，還是以後的事。

人本主義尙未對教權採取戰鬥的態度。這有待於宗教改革。宗教改革在政治上促成了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，在思想上促進了科學研究。

過去歐洲是一基督教帝國，各個不同的民族，精神上政治上，都在教會統治之下。十三四世紀以後，各個民族逐漸成立了本民族結成的政權，爲民族國家之雛型。文藝復興時代人類僅在思想上反對教權以及封建特權。到一五二〇年路德等發動宗教改革，促成教會之分裂，亦即民族國家之鞏固。過去人類對地方和教會之效忠，至此表現爲對民族國家之效忠，此即民族主義。所以民族主義是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的必然結論。而因爲在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，專制君主一時表現爲歷史的需要，故在對抗教會諸候以及異族的過程中，與我們今日的想像相反，自由主義者曾經是王政主義者。馬夏維里（一五二七死）、佛蘭西培根（一六二六死）、莎士比亞（一六一六死）以至霍布士（一六七九死），都是王政主義者，但我們不能否認其爲自由主義者。因爲他們的王政主義，是以人民利益爲目的，且站在理性立場立論的。特別因爲王政在當時是有其歷史意義的。十七世紀歐洲是無例外的專制時代。雖然如此，宗教改革以後，人類開始爭得兩種自由了，此即民族自由和信仰自由。不過這原則之確立，還是以後的事。

十七世紀許多大思想家脫離權威以理性思索。培根和笛卡兒（一六五〇死）雖然以正宗偽裝，根本上是理性的。加略（一六四二死）更以真憑實據，證明地動說，爲近世科學立下基礎，雖然他被迫隱晦而死。到了霍布士，雖主張君權最力，然對教會作大胆的輕蔑，且在思想上，以嚴密的理性思索。

對教權的反抗和對於自然的研究，是同時的。一五四三年哥白尼之太陽中心說是自由思想上之大事。一六〇〇年，布魯諾因信此說而被焚死。在這前後，因危險思想而被焚死者不知凡幾。然宗教改革的領袖，無論路德，無論加爾文，都不願寬容，唯沙西尼（*Socinus*）在一五七四年公開反對宗教的迫害。一六四八年三十年宗教戰爭結束，神聖羅馬帝國承認宗教自由。真正信仰自由之成爲事實還在二百年後，但威權失其魔力了。因精神之解放，人類始大胆探索自然和大地，促進航海發見和科學的發明，理智的發達。

獲得國家和信仰自由的人類，進一步反對王權壓力乃羅輯的發展。王政主義日益惡化，衍爲王權神授之學說，而英國查理及詹姆士實行之。爲了反抗王權，英國以清教徒爲中心之圓顛黨於一六四六年起而革命。爲了鎮壓復辟，克倫威爾建立獨裁制。得意之清教徒亦不能寬容舊教，頗多過激行爲，一如後來法俄之恐怖黨及過激社會黨人。於是英國復辟。英國人鑒於專制及反專制之極端，均非國家之福，大家趨於溫和。一六八九年名譽革命以後，英國皇帝一直保留到現在，但已經不是過去的皇帝了。而英國雖早有議會和憲章，名譽革命以後，現代意義的議會制度才算確立。而英國也就成爲自由主義之故鄉。

在舊教分解的過程中，我們可以看出最早自由主義者，加爾文派流於激烈亦有民主精神。英國清教徒即是受加爾文教義影響的。清教徒在英國是反對王政的先鋒，並大批被迫移民，成爲今日美國的建立者。今日自由的美國人，都有清教徒的血液。沙西尼更有自由傾向。因其影響，一六八二年新大陸在威廉潘恩領導下實行政教分離。名譽革命後頒布寬容令，承認信仰自由。而舊教中亦有耶穌會之革新運動。

十七世紀中葉自由主義有四個重要的人物。一爲英國黑伯特（*Herbert of Cherbury 1581—1646*），開始排斥基督教中的迷信，將信仰限於理性範圍以內。他首先提倡自然宗教，卽合理宗教。其次是清教詩人米爾敦（

Milton(1608—1674) 他主張出版自由，教會不干政治。其次為荷蘭偉大的斯賓諾沙(Spinoza 1632—1677)。他除了不朽的哲學著作以外，也許是歐洲第一個民主主義者，認為國家目的在於自由，並極力辯護理性和言論自由之必要。他反對自由意志，但此為反對自然界之最後因，不是反對自由。最後，在思想上奠立自由主義之基礎者，當數洛克(Locke 1632—1704)。洛氏為清教徒，亡命外國。一六八八名譽革命後歸英。一六九〇年出版「政府論」。此著名之論文，首揭天賦人權及主權在民之說。謂凡人均有生命自由及財產之天然權利，人設政府，即在保障此種權利。如政府不能盡此責，人民即有革命之權，因真正主權在於民也。人民為一羣有同等權利者之結合，故決議取決於多數。彼又嘗謂政府目的在保障自由，故除無政府主義，無神論及天主教外，政府均不當干預人民之信仰。此種理論，為後來美國及法國革命之旗幟。在今日誠無新奇，且多可評議之處，然其書發表於距今二百五十年前盧梭民約論七十年前，不可不謂先覺之士。故洛氏以稱自由主義之父，實非偶然。他又著「寬容書簡」及「基督教之合理證」，主張政教分離，反對天啓真理；真理之標準，是人類之理性，於其理性成為宗教之規範，而上帝亦不復是全智全能的存在了。

在洛克著作之時，英國產生另一天才牛頓(1642—1727)，他的思想與洛克並為經驗論之最高成就，而加上數學的沈思。他的「自然哲學原理」至今仍不失其偉大。在其大著出版後三年，洛克發表「人類悟性論」，對自由主義哲學建立了偉大的基礎。在法國，則有貝爾(Bayle 1647—1706)，在正宗假面之下，痛烈攻擊基督教之不合理性。這幾部書，在思想史上發生了繼往開來的作用。

在科學日益進步的時候，自由主義進一步對宗教追擊，並以唯物論的眼光，討論道德和精神問題。托爾(Tol and 1670—1723)繼赫伯特洛克之後，提出自然神教。他說思想是腦的機能，上帝亦不能不願自然法則行動。我們只能在自然法則中求上帝之啓示。Collins, Tindal, B. Inghbrake(1673—1751)提倡同一思想，他們在當時，稱為「自由思想家」。同時有沙甫茲伯利(Shaftesbury 1671—1713)的倫理學說。他說人有利己心，同時有愛他心。兩者保持均衡調和時是善，反之是惡。善的行為，即美的行為。而在此種調和之時，即最大幸福所在。哲學為幸

驅之學，而判斷是否調和者，是道德感。他的弟子赫起生（Hutcheson 1664—1747）發揮其說，並最初使用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之標語。以後影響了休謨、斯密，以及高沁和穆勒。還有哈特來（Hartley 1704—1757）和僕里斯來（Priestly 1733—1804）等繼續洛克「托」的傾向，對於唯物論作了進一步的發展。樸里斯來是近代化學之祖。此種自由思想的風潮，在各國都發生極大的影響。

第一：在英、日、美，發生經濟的自由主義。先是「英法則之觀念在法國為重農主義者奎奈所採用。而在英國工業革命剛起之時，亞丹斯密於一七七六年發表「原富」一書，發展了經濟自由主義的原則。他是瓦特的朋友；他的思想，促進了英國以及大陸的工業革命。

第二：在法國發生政治的自由主義。反抗帝政之烏敗，教士之墮落，十八世紀法國受洛克思想的影響，出了許多思想家；除重農派外，如拉·托（1709—1751）孟、斯鳩（1689—1755）福赫特（1694—1778）盧梭（1712—1778）笛德羅（1713—1784）愛爾汗修（1715—1771）奈爾三空（1723—1789）以及德蘭貝爾（1717—1783），在哲學上文學上提倡理性主義唯物主義，羣星燦爛。而福赫特尤以其才筆為一世之山斗。他們都是法「革命之先驅。一個受他們教育的拉飛耶，在美國和法國革命中顯其身手。

第三：是美國和法國革命。美國於一七七六年脫離英國獨立，哲實生起草之宣言，多半採自洛克之理論；而美國之政府，則係依據孟、斯鳩之理論組織者。偉大自由主義者在美國除了哲實生外，還有富蘭克林（一七〇六—一七九〇）這一卓絕的大才。十三年後，即一七八九年，法國革命爆發。在自由平等和博愛口號之下廢止特權，解放佃農，容納異教，並實行社會教育財政法律之改革。此政治自由主義之最高峯。不幸反革命派之要求外國干涉，而其時歐洲反動勢力亦反對法國革命，一七九三以後，法國革命才帶報復的過激性質，而野心的拿破侖始得於一七九六年露其頭角，逐漸利用各國的干涉，取得獨裁的權力。拿破侖是一時代之矛盾，彼一方面為自由主義之子，一方面亦具有非自由主義之虛榮心。但他保障了法國，並傳播革命於歐洲，在歷史上所有獨裁者中，是功多於罪的，不僅文采斐然而已。他最後在一八一五年為工業革命所武裝的英國打敗。法國復辟，不過革命原則並未受損傷。接

着維也納會議特湮起來領導歐洲的反動，組織神聖同盟，其主要目的，在撲滅自由主義，即當時的民族主義與立憲主義。然自由主義仍不可遏止，尤以英國不附和梅特涅爲然。

理性與威權在十八世紀作戰，美法革命以後理性獲得決定的勝利。一個在美法革命中活動的思想家，裴因（Paine 1737-1809）曾在「一七九五年著『理性時代』（The Age of Reason）」作理性勝利之凱歌。梅特涅之反動，不過回光返照而已。

十九世紀（前進與停滯）

在十九世紀前半，便看見思想學術的飛躍進步。十九世紀是自然科學的世紀，人類每進一步控制自然，也就進一步肅清宗教的殘軍。化學電學在十八世紀末已有進步，電磁說原子說開關利用厚生之遠，而這應以達爾頓（一七六六——一八四四）馬克斯威爾（一八三一——一八七九）窩勒（一八〇〇——一八八二）厥功最大。十九世紀初拉普拉（一七四九——一八二七）的星雲說，朱維爾（一七六九——一八三二）黎爾（一七九七——一八七五）的地質學，尤其是達爾文（一八〇九——一八八二）的進化論，完全粉碎宗教神話。在哲學上，人本主義理性主義進化主義都有重大的成就。費爾巴哈（一八〇四——一八七二）邊沁（一七四八——一八三二）以及孔德（一七九八——一八七五）對於人本主義大有貢獻。穆勒（一八〇一——一八七三）發揮了功利主義倫理學，而其「羅輯體系」對於宇宙及思惟之合法則性，作了典型的分析。

關於進化和進步的觀念，一七五〇年左右由屠果加以論列，他以進步爲歷史法則。後來孔道西、普利斯萊加以應用。黑格爾在十九世紀初鼓吹浪漫主義，但他對於自由和發展的觀念，亦有卓越的貢獻。聖西蒙繼加發揮而最後由孔德完成。到了達爾文的著作更在生物界確立進化的真理，給實證主義以理論根據。於是斯賓塞（一八二〇——一八〇三）赫克爾（一八三四——一九一九）均欲據以建立一新的哲學，巴克爾（一八二一——一八六二）應用於史學，而莫爾下（一八一八——一八八一）泰拉（一八三二——一九一七）等繼續開闢了人類學的新領域。在文學上，聖經批評（博威、雷南、安諾德）發展爲文藝批評，希臘及文藝復興研究亦有助於理性闡揚。雪萊，斯文朋，和左拉